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点亮一盏灯，闪耀一束光

来自护士们的动人故事

新华社记者刘伟、陈聪、闫睿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他们面容被口罩遮挡，但脸上留下的勒痕，是战“疫”的勋章；他们身影被防护服严密包裹，但人们知道，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在近期各地防控疫情的斗争中，护士们一如既往成为战斗在最前线的白衣战士。这些勇士们坚守“红区”、严防院感、奋战一线，为患者点亮心灯，留下一个个动人故事，闪耀着平凡而伟大的光芒。

ICU里“青年老兵”的坚守

这是一段看似平常却见证着守护力量的日程表——

早晨6点半，一位年轻男护士完成每日例行核酸检测，准时登上7点的班车，从闭环酒店前往定点医院。

8点，进入病区，开始护理工作。为患者进行俯卧位通气、清理有创皮肤伤口，有时还会与医生一起带患者外出进行CT检查，要一直忙碌到下午5点后才能交班。

这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外科监护室护士长助理梅静骅在定点医院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ICU病房里平凡的一天。这段时间里，每分每秒，他和同事们都要准备好从死神手中“抢回”患者。

一位从养老院转到重症监护室的老人，因为肺部感染而出现咳嗽、咳痰症状，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是重点关照对象。

一天查房时，梅静骅发现老人的脸色有些发灰，很短时间里，心率从80次/分降至50多次/分，血压极低，情况十分危急。梅静骅当即判断是痰室窒息，立即呼叫医生，自己同步做吸痰工作。紧急抢救后，患者的生命体征逐渐恢复。

“如果痰液堵住呼吸道而导致窒息，可能5分钟的工夫人就走了，抢救就在一瞬间。”1990年出生的梅静骅年纪不大，却是曾支援武汉抗疫的“老兵”。他说，亲历了这么多惊心动魄的时刻，更感觉到新冠肺炎不是“大号流感”。

转眼间，梅静骅在“疫”线坚守已近两月。同为中山医院的一名护士，他的妻子也一直在医院病房里进行日常护理工作。

“虽然不能回到自己的小家，但战‘疫’就是守家。所幸我俩的职业都是护士，彼此之间的理解是我坚守的后盾。我们坚守着，是因为我们坚信，大上海防疫‘保卫战’一定能够打赢。”梅静骅说。

是母亲，也是白衣战士的“守护者”

“妈妈，母亲节快乐！”邓秋霞接通视频电话，屏幕另一端的两个小家

伙用奶声奶气的声音说出祝福。

这是5月8日这天，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卒中中心副护士长邓秋霞在抗疫前线与孩子们的连线。在她的身后，长春这座城市已经与病毒奋战两个多月。

听到一双儿女的声音，邓秋霞心底的思念刹那喷涌而出，她好想使劲抱抱他们，贴贴他们的小脸儿。

第一时间报名、首批随队出征、武汉战“疫”63天，这是“80后”护士邓秋霞在2020年的逆行记录。在63天的时间里，爱人王勇每天向她发的电子邮箱里传入一封家书，传递家人对她的思念。

武汉归来第二年，这对夫妻的第二个孩子降生。今年3月，小女儿刚过完1周岁生日不久，吉林疫情暴发，邓秋霞再次请缨抗疫。

“因为我是一名党员，我有武汉的抗疫经验，也想和同事们一起并肩战斗。相信孩子们长大后，能理解妈妈的选择。”邓秋霞这一走，又是60多天的坚守。

与在武汉负责照护患者不同，邓秋霞这次的任务是在长春市传染病医院负责院感防控，是白衣战士们们的“守护者”。

从3月9日起，邓秋霞所在的感控小组每天对医疗队医护人员、医院保洁、司机、酒店工作人员共700多人进行健康监测管理，尽最大可能避免工作人员感染病毒。

抗疫前线院感防控机制的建立，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对长春市传染病医院的六栋楼进行紧急改造和消杀，拟定院感防控规章制度，对所有人进行感控技能培训……在最开始的一周，邓秋霞的世界里没有时间的概念。

“这个工作强度怕你身体受不了，一定抓紧时间休息，补充营养……”爱人放心不下邓秋霞，又向邮箱里发了一封书信。

等邓秋霞终于有闲暇打开这封信时，已经是发信40多天后。“写信时还是漫天飞雪，如今已是春暖花开。”邓秋霞感慨。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长春市民一直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

但邓秋霞不敢有丝毫懈怠。“每一处细节都要研究，每一个风险点都不能放过，我们必须保证所有人平安回家。”邓秋霞说，她回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收孩子们给她准备的母亲节礼物。

不负生命之托

在护理战线上，有许多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的人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总护士长王磊就是其中之一。

从2020年支援武汉，到2022年支援吉林，提起王磊的名字，同事说她“长相温柔、做事风风火火”，是“风暴眼”中的战士。

战士的状态，就是随时准备出征。3月29日随医院医疗队来到吉林市中心医院的重症病区后，日夜不间断保持“战备”状态是她和同事们的常态。从业23年的王磊

常和年轻同事们说，腿要勤快、眼要敏锐，因为患者的情况分秒之间可能都有变化，必须快速捕捉。一次值班时，王磊发现一名患者突然呼吸急促，监护仪上的血氧指标快速下降。

“立即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值班医生当即决定。王磊和当班护士赶紧开始操作：固定气管插管、帮助病人吸痰、连接呼吸机管路、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变化……

长期的临床实践，让王磊十分清楚心灵关怀的力量。重症病区的患者没有家属陪伴，有时也想找人说话，哪怕是守在他们身边静静地倾听。王磊在护理时也会特别留心，不时跟他们讲一讲每项操作的用意，总能给人些许温暖。

“在重症病区护理患者，其实暴露风险不小，但我们选择跟患者一起坚守。”王磊说。

2020年，王磊获得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人们问她做护士的秘诀，她是这样回答的——

“当护士没太多秘诀，不辜负患者生命相托，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就很不简单了。”

（参与采访：龚雯、赵丹丹）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既然穿上了这身衣服，就永远要以患者为先”

对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几代医护人员来说，每年的5月12日，他们都会想起他们的老护士长、南丁格尔奖得主关小瑛主任，想起她留下的“白衣箴言”

本报记者雷现、张建新

从二十出头到年近八十，关小瑛在天津市中心医院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与患者相处的时间甚至长过了与家人共度的时光。

2021年夏天走完93年人生长旅的关小瑛，一生最爱护士服。

“天生的护士”

关小瑛是怎样一个人？她的同事和晚辈说，是“天生的护士”。

1928年出生于上海虹口一个贫苦人家，经历战乱，关小瑛亲眼看见表妹因一场霍乱没能等来抗战胜利。

“我要学医，我要救人。”读不起医学院，她就借钱上了两年助产学校。1947年，考进上海仁济高级护校学护理。

关小瑛的护理生涯从母校的附属医院开始。刚工作不久，关小瑛就碰上一位梅毒晚期的女性患者，身上长满脓疮，散发着异味。但她主动接管了这位患者。患者头皮上生了疮，关小瑛就一点点为她剪去长发；患者口腔溃烂，关小瑛就用滴管一滴滴喂水给她喝。

关小瑛心疼这位“尝遍人间苦”的病人，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给了她久违的尊重与慰藉。“我也算没白活。”一个月后，病人留下一句感慨，平静地走了。

1952年，关小瑛随爱人坐上开往天津的列车。24岁的她被调入天津市纺织管理局第一医院（天津市一中心医院前身）。在这里，她付出全部青春，成长为医护人员敬爱的“关主任”“关老太太”。

替患者以身试“肺”

在一中心医院，提起关老太太，最常被提及的，是1957年天津站南货场发生严重化学中毒事件，关小瑛为抢救危重患者，以身试“肺”的故事。

事故导致100多名工人中毒，病情严重的出现呼吸衰竭迹象。危急关头，医生打算给重症患者使用刚刚引进的辅助呼吸设备——“铁肺”。当时，“铁肺”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比较先进的新型医学仪器，医生对其性能并未完全掌握，不敢贸然用于临床。

两难之下，身为抢救小组成员的关小瑛站了出来试用“铁肺”。医生们含泪在这位同事身上，完成了一场特殊的“临床试验”。试验成功，“铁肺”随即投入抢救中，所有中毒工人转危为安。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者佚克、谢晗、彭子洋）自从2020年6月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护理部副主任董婷婷有了一份新的“兼职”——医院核酸采样队队长。之后，在数次对抗疫情的核酸检测任务中，都能看到她带领团队奋战在病毒筛查最前线的身影。

针对近期出现的奥密克戎病毒引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北京市坚持“24小时处置法则”，快流调、快管控、快检测，抢时间、抢进度、抢在病毒前头。目前社会面依然存在隐匿传染源，区域核酸筛查对于发现隐匿传染源尤其重要。5月12日国际护士节来临前一天，记者跟随董婷婷的脚步来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社区核酸采样点。当天，正是西城区大规模筛查的日子。

早上5点30分，宣武医院南门口，采样队队员们已经陆续就位准备出发。最近天气冷暖变化大，许多护士为了方便穿脱防护服只穿了一套单薄的白衣，在些许微凉的清晨，时不时还需要凡人“抱团取暖”。

董婷婷说，穿上“大白”，戴上N95口罩和面屏等防护设备，天热的时候里面穿的衣裤都是湿透的，脱下来都能拧出水，可是天冷了又没办法在外面套棉衣，加上不断用消毒液消毒双手，脱下手套双手往住冻得通红。

送走支援朝阳区的采样队，6点20

一生为“护”，身后为“师”

追记南丁格尔奖得主关小瑛



▲工作中的关小瑛。受访者供图

王申在1991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一中心医院护理部与返聘回来做主任的关小瑛共事。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王申上班没几年，医院让她写一份回顾关小瑛护理生涯的材料。“铁肺”的故事感动了医院上下几代人，但关小瑛当年给王申讲的，只有寥寥几句话。她没有说，为什么那一年抢救小组的医生会流着泪完成试验，甚至没解释她替病人躺过的“铁肺”到底长什么样子。

于是记者从网上找到了答案——“从外表上来看，铁肺是一个设计奇特的铁桶……病人身体躺进狭窄的铁桶，只有头部露在外面，设备通电后，内置的泵会开始工作，利用气压变化来帮助病人扩张肺部，辅助呼吸。‘铁肺’缺陷显而易见——患者的躯体封闭在硕大笨重的铁桶内，肺通气不足，呼吸道缺乏管理……”

“关主任是怎么做到的？”

1967年，关小瑛报名参加医疗队，赴内蒙古支援当地医疗建设。在她看来，这一年的经历同样属于“不值一提”的“陈年旧事”，但一旁记录的王申却觉得惊心动魄——

医疗队曾遇到一个严重烧伤、急需输血的蒙古族孩子。小患者才三岁，与关小瑛血型相同，她撸起袖子献了血，转头又参与到抢救中。最后，孩子醒了，她却一头晕倒在抢救帐篷里。

那一年，关小瑛晕过不止一次。牧民住得分散，医疗队员常常要骑驴出诊。有一回接到抢救任务，由于赶路太急，她从毛驴背上摔下来，当场休克，昏迷了40分钟，同事们吓坏了，而关小瑛一醒来就接着往病人处赶。等到病人被救回来了，她又倒下了——之前那一跤，把她摔成了轻度脑震荡。

就算受伤生病，也要忍到病人脱离

危险之后，王申想不明白，“怎么能做到这一步呢？”她问关小瑛，老人答得平静，“穿着这身衣服，谁去了都会这么做的。”

“不是怕她，是服她”

如今已年近花甲的叶朝也到了被产科的年轻人尊称一声“老护士长”的岁数。但她总忘不了刚来一中心医院，初见关小瑛时的心情。在叶朝印象中，当年，从各科室护士长到她这样的新人好像都有点“怕”这位老主任。

叶朝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关主任每次来巡视，会专门留意哪个护士的制服后摆压出了明显的褶皱。“有‘死褶儿’就证明你久坐着，没有勤转病房、勤看病人。关主任发现了，就会上去提醒一句。”

这不是吹毛求疵。如今的住院病人有事找护士，只需按一下床头的呼叫铃。但在当年，要第一时间发现患者需求，只能靠医务人员“眼尖腿勤”。

“说‘怕’她也不准确，关主任脾气很好，发现问题也不会训人。”如今回想起来，叶朝觉得，关主任对他们“高标准严要求”的前提，是她自己能够以身作则。“所以大家不是怕她，是服她，发自内心地敬重她。”

关主任和她的“四把暖壶”

因为勤勉敬业，在一中心医院，关小瑛很早就是有行政级别的“领导”。但她这个在业务上要求极高的“领导”，在跟同事的日常交往中，却完全没有架子。

在一中心医院工作过的人，都听说过关小瑛的“四把暖壶”。

“上世纪80年代，我还是个小小大夫时，总看见关主任一手拿俩，拎四个

那种竹皮包的大暖壶，打满了热水，晃悠悠地在楼道里走。”

“科里老师讲，这四把暖瓶，一个送到病房、一个放在医生办公室、一个拿给护士站，还有一个是她看见空壶就拎上，打满了再搁回原地。因为，她一次只能拎四个壶。”

这个故事，由叶朝起头，王申补充，每个采访对象都给记者讲过几句。

如今的一中心医院院长沈中阳，是亲身感受过这种温度的人。1984年，22岁的他考入一中心医院。他自嘲业务上勤奋、生活上却挺懒，“水房离宿舍太远了，懒得去。有打水的工夫，还不如多看两页书、背几个单词。”后来关小瑛发现了这个总拿凉水洗脸的年轻人，默默地把他纳入自己的“暖水瓶投送范围”。

“有热水用还是好啊！”沈中阳没有当面跟关主任说过“谢谢”，就像关小瑛从没跟沈中阳说过，为什么走那么远的路给他送水一样。“我后来听其他同事转述，说关主任私下夸我，‘这小孩儿挺勤奋的’。”

“这就是关主任会做的事”

1997年，关小瑛获得南丁格尔奖，整个一中心医院沸腾了。

只有两个人没有欣喜若狂。一个是关小瑛本人，因为她觉得，“自己没做出多么了不得的贡献。”

另一个保持“淡定”的人就是沈中阳。他说：“我觉得关主任拿南丁格尔奖是应该的，没什么好意外的。”

9年之后，听说关小瑛志愿捐献遗体的消息，沈中阳同样不觉得意外，“这就是关主任会做的事。”

2011年，关小瑛在家中突发脑溢血。经过全力抢救，关小瑛脱离了危险，但意识却再也没能恢复。关小瑛的儿女见母亲病情稳定，就赶紧办理了出院手续。居家护理很难，但他们没想过“搞特殊”，“如果妈妈醒着，绝不允许自己和病人‘抢床位’。”

关小瑛的女儿还记得，1978年，她在一场意外中被砸成重伤，接受开颅手术那天，因为要护理一位生命垂危的患者，妈妈没能陪在她身边。同一年，父亲又患上胃癌。从确诊到父亲去世，整整两年的时间，妈妈白班上班，晚上照顾爸爸。可就算这样，她也没想过“走后门”，为丈夫在“自己单位”申请一张床位。

女儿说，一切以病人为先，永远不和病人争，是妈妈的“底线”。

“进了医院的大门，穿上这身护士服，就要转换角色，一切为病人服务。”听着关小瑛的故事一路成长的青年骨干郑晶晶，常常这样嘱咐病区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护理人员。

“穿上这身衣服，你就要……”

这是郑晶晶说话时的常用句式——被关小瑛视为信仰的这一袭白衣，有了新的守护者。

筑牢战“疫”第一道防线的白衣天使



▲5月11日清晨，作为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核酸采样队队长的董婷婷（右）在出发前清点人数。新华社记者彭子洋摄

分，支援西城区的队伍也按时出发了。在西城区白纸坊街道一处社区采样点，队员们在点位组长的协助下认真穿戴好防护设备，与街道、居委会等对接后于早上7点准时开工。

董婷婷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上午的采样工作分为两个班次，第一班从7点到10点，第二班从10点一直到12

点30分甚至更晚。

疫情发生以来，这支核酸采样队走过了街巷、学校、工地、车站、公园等地，参与过多次西城区大规模筛查任务和多个高风险地区的核酸采样任务。最早的一次是夜里12点出发，最长的一次是一整夜加一白天。所有风险地区或小区的采样任务结束，队员

们都会通过专门的通道回到院内消杀、洗澡，并进行核酸检测，直至确定结果阴性才可以继续回到工作岗位。

每来到一个点位，董婷婷总是拿着提前制备好的全流程对照单，上面绘制了“点长-社区医院-宣武队长-采样队员”等详细信息，从每个环节的时间点，到每个点位负责人及联系方式，各项细节清晰明了，畅通了与街道、点长、社区医院的对接。

回想经历的数十次任务，董婷婷说，有太多让她感动的瞬间。有一次下雨，由于点位在露天，负责该点位的同事为了避免试管标签被打湿，把伞撑给了正在采样的同事，自己一直淋在雨里。

这份“兼职”，让董婷婷养成了手机不离手、不关机的习惯，和她一样的还有负责西城区核桃园居委会检测点的宣武医院口腔科护士王瑜婷。她说，穿上这身白大褂是自己从小的愿望，面对疫情带来的压力，自己和身边的姐妹没有丝毫退缩。

疫情发生以来，随着检测需求不断增加，宣武医院这支核酸采样队由最初的200人逐渐扩大到了目前的400人。截至5月9日，已参与北京地区核酸采样任务68次，先后出动医务人员近3000人次，累计采样量超67万人次。